



梁思成、林徽因



四川渠县拥有全国三分之一的汉阙，六处七尊汉阙组成汉阙群，有“天下汉阙巴蜀多，巴蜀汉阙看渠县”的美誉。

1939年8月，梁思成一行调查重庆市及四川省中部古建筑遗迹，12月抵达四川渠县。梁思成先生对冯焕阙情有独钟，称赞其“简洁秀拔，曼约寡俦，为汉阙中唯一逸品”。后来梁思成在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时，汉阙的造型及斗拱、枋额装饰为他带来了诸多灵感和借鉴。

## 表妹

□李显福

表妹是六舅爷的女儿，和我同年出生。她上面有一个哥哥，后面还有三个妹妹。

表妹家住十八梯附近的厚慈街，穿过中间一个农贸市场，就是花街子。街的尽头是重庆日报社，再过去不远就是有名的白家馆。每当家里菜不够或有客来，舅娘就说：“去白家馆端两碗豆花。”

外婆长期住在六舅爷家，我不时会去那里看望外婆。每次去，我和表哥、表妹都玩得很开心。表妹家对面就是厚慈街小学，她说：“哥哥，你也到我们学校来读书嘛。”

我是重庆郊区人，怎能成为城里人呢？

舅娘说：“哪里都一样读书，你俩像大哥一样好好学习，今后考到一个大学去。”在建设单位当工程师的舅爷说：“这就对了！”

后来，表哥患重病去世，舅爷舅娘就把我当成儿子看待。每次去舅爷家，晚饭后，表妹总和我去逛解放碑，舅娘也总要叫我们顺便买点吃的，比如颗颗香的花生瓜子、陆稿荐的酱菜……

爬上十八梯，走过较场口，就进入灯火辉煌的闹市。每次去解放碑，表妹一路上都要告诉我许多新鲜事。我们在流光溢彩的街上溜达，表妹带我围着解放碑转圈，还说“越转越聪明，保你科科得一百”。不知转了多少圈，见我额头上有汗珠冒出来，表妹停住脚步说：“走，我们吃冰糕去。”

表妹买了两支冰糕，递一支给我，然后麻利地剥开包装，把冰糕放进嘴吮了一口，说：“我们先去三八商店逛一圈，再去新华书店。”

我学着她的样子，吮着冰糕，浑身凉爽极了。然后，我们去了新华书店。看着应接不暇的书籍，表妹问：“哥哥，长大了你做什么？”喜欢读书的我，随口回应：“当卖书的营业员，天天有书看。”表妹一脸严肃：“没追求，你的作文写得那么好，为什么不想把自己写的书摆在这里？”她一下戳中了我心底的秘密——“我要让别人看我的书”。

转眼初中快毕业了，我俩相约报考同一所重点高中。最终，我顺利进入高中，表妹却因家庭出身落榜了。几个月后，她去了外地的一家国营企业的厂医院工作。从此，她也成了“城外”人，回家一次不容易，我俩也很难见面了。

那年暑假，表妹给我来信，说段时间要回重庆，希望我俩一道去看电影《怒潮》。我答应了。看电影的时候，她突然抓住我的右臂，头靠到我肩上，在我耳边小声说：“我离开那天，好想你来送别。”

那段苦闷的日子，她几乎把解放碑周围电影院上映的影片看了个遍。

一天吃过晚饭，她要我陪她去枇杷山看灯火，因为第二天一早她就要回厂了。站在红星亭，夜幕下，层层叠叠的灯火和两江游动的船舶映入眼帘，她指着北方的夜空说：“我的厂就在那颗亮亮的星星下面。”突然，她把眼光收回，落在我脸上。“我们要是没有血缘关系就好了，那样我就可以嫁给你了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只能做相亲相爱的兄妹。”表妹幽怨地说。

回去的路上，我走得很沉重。2路电车把我俩送到夫子池终点站，街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……

1973年夏天，我参加了在文化宫举办的工人文艺创作培训班，培训结束后被文化宫留了下来，参与编辑《工人文艺》。当年，《工人文艺》曾是全市的第一家文艺刊物。

一天，我正在办公室埋头编稿，表妹突然走了进来，笑眯眯地说：“哥哥，我出差回重庆，知道你在这里上班，就找来了。”一晃8年才重逢，我百感交集。此时，表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# 梁思成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 很多灵感都来自巴蜀汉阙群

1939年，梁思成一行调查川渝古建筑遗迹，被渠县汉阙群震撼

□何武

今年3月，我们慕名前去游览，适逢当地纪念梁思成到渠县寻觅“汉魂”85周年。

同行的讲解员有两名，小林和李明春。小林是研究生专业人才，人长得瘦高瘦高的，有着伟岸的风骨，他主要讲正史。李明春是四川省渠县作家协会主席，尽管已年近七旬，但早年的英气还在，他主要讲野史。

这一老一少的讲解，优势互补，妙趣横生。

从他俩口中，我们知道了渠县“中国汉阙之乡”的由来。2009年5月，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组到渠县实地考察，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罗哲文先生担任组长。专家组认为，渠县六处七尊汉阙组成汉阙群，价值之大全国仅见。85岁高龄的罗哲文语惊四座：“亭亭玉立，原本就是指的汉阙。”罗先生兴致很高，现场赋诗一首并题词：“汉阙之乡不误传，亭亭兀立望中看。建史编年书前列，古建排行第一班。”当年6月，渠县被中国文物学会命名为“中国汉阙之乡”，罗先生亲笔题写了这六个字。

车行驶在览阙路上，田野里沐浴着阳光的鲜花一晃而过，不断有指示牌告知两侧支路通向何处。顺着那蜿蜒的乡间小路，下行几级台阶，越过小院铁栅栏门，就到了冯焕阙。

冯焕阙现仅存东阙的母阙，它立于长2.5米、宽1.3米基座之上，总高4.38米。冯焕阙建于东汉建光元年(121年)，与其它阙一样，由阙基、阙身、阙楼(枋子层、介层、斗拱层)和阙顶四部分组成，是一座完整的仿木结构建筑。阙身正面铭文分两排阴刻：“故尚书侍郎河南李令、豫州幽州刺史冯使君神道。”书写上兼具汉隶石刻和简牍之妙。

小林引经据典地讲了起来：“冯焕阙整体风格稳重朴素，雕刻精致简练，造型生动优雅，是中国建筑艺术史上的珍品。据《后汉书》《华阳国志》《隶释》等书记载，冯焕曾任幽州刺史，他忠于汉室，骁勇善战，不畏权贵，既有赫赫战功，又有一生以‘去欲去恶’为旨的高尚品格，为统一和巩固东汉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后来，冯焕的儿子冯緄担任了东汉当时最高军事统帅(车骑将军)，被人们封为土神，在成都三圣宫与川主李冰、药王孙思邈齐名。”

与冯焕阙相去数里，是渠县汉阙中唯一的双阙幸存者——沈府君阙。沈府君阙约建于东汉延光年间(122~125年)，两阙东西相距21.78米，阙高4.85米。东阙铭文“汉谒者北屯司马左都侯沈府君神道”，西阙铭文“汉新丰令交趾都尉沈府君神道”。双阙造型古朴，雕刻精巧，状物逼真，形象生动。

小林娓娓道来：“渠县汉阙约占全国汉阙总数三分之一，集建筑、绘画、书法、雕刻艺术于一体。冯焕阙和沈府君阙刻有铭文，能明确其身份。自东汉开始，墓前出现石阙，成为象征主人的官阶和地位表征之一，因为当时要官至‘二千石’以上者才有资格树墓阙。然而，其余四尊阙既未扬名，也未状姓，连阙主的名字也没有，被称作‘无铭阙’。无铭阙中，尤以‘荆轲刺秦图’的画面最为生动。画面再现了‘壮士一去不复返’的故事。阙主或许是铁马冰河的远征将军，又或许是抱憾惜别政治舞台的仁人志士。”

李明春笑眯眯地接过话题：“无铭阙的阙主，也有可能是当时的大商贾。他们想抬高自己的身价，于是经批准后允许树阙，但没有署名的资格。”李明春接着说：“冯焕阙，沈府君阙与故宫、长城同属首批国家一级文物，具有同级文物价值品位，且历史年代更久远。法国传教士维克多·色伽兰一行到渠县参观后，发表了19张照片，轰动了欧洲。”

李明春话音刚落，小林又打开了话匣子，“汉阙上的浮雕铭文，既反映了时代风貌、历史故事，又集建筑、雕刻、文字、书法艺术于一体，被誉为‘石质汉书’和‘汉艺精粹’。渠县墓阙仅仅只是为了象征墓主的等级和地位吗？答案是否定的！”

原来，汉阙在巴蜀地区，还有更深的寓意。首先是希望通过造墓阙，墓主升天成仙。“仙人六博”的生活画面，也是人们对未知“天堂”世界的幻想。另一层深意以画言孝。沈府君阙阙楼上雕刻的“董永侍父”是“二十四孝”之一，以“孝”为主题雕刻在其他几处阙上比比皆是，因为这是一个孝文化深厚的时代。汉阙群沿着古驿道分布，让自己的孝行能被南来北往的人看见，发挥着潜移默化社会教化作用。

大家听得入神。小林发出感慨，“鲁迅先生‘惟汉人石刻，气魄深沉雄大’的评价，让我感受颇深。”

接着，小林又讲起了汉阙的铭文：“我们看到的铭文不是笔墨，乃是汉隶书法的灵魂。冯焕阙的铭文书法为汉代晚期隶书代表作，康有为《广艺舟双辑》评价此书法云‘布白疏，磔笔长，隶书之草也’。而沈府君阙铭文的书法艺术，在汉隶中又有创新。”

“近两千年来，这两处三尊汉阙的铭文为世人争相摹拓，原众多进京赶考者将拓片拿去卖了作为盘缠。冯焕阙的一枚拓片，鲁迅先生1916年购买时花了三元(银元)，五十年后涨了一二十倍。而沈府君阙拓片，仅道光年间就有‘数百纸’流传海外，收藏者如获至宝。”

正讲得滔滔不绝的小林，忽然长叹一声，“沈府君阙的阙主，我们只知道他姓沈，却不知道他的名字，明清的老学究们‘皓首穷经’也没有考究出来，留给后代的是一片历史的迷雾。”

“汉隶书法艺术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密码，阙主的名字已被李后强先生考究出来了。”沉默多时的李明春摆摆手，打断了小林的话，“铭文中发笔过长这些字就是‘标识字’，它告诉后人可以从这些字中破解历史密码。李后强先生以此破译出‘稚’这个字，考证出沈府君为沈稚。”

中国汉阙文化博物馆是中国首座以汉阙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，也是中国首个无核心文物陈列的博物馆。它利用声光电等现代化手段，演绎着汉阙及汉阙文化之美。

“博物馆选址汉阙群的中心，开工挖地基时，意外地发现两座在汉代的古墓，你们说神奇不神奇？”李明春一脸神秘地向大家介绍。就这样，一座现代化的汉阙博物馆就建在两尊汉墓上了。

走出博物馆，暖洋洋的太阳挂在天空，汉阙群的游览结束了，我们乘车离开。站立了近两千年的汉阙，纷纷从车窗向后掠去，细数着神秘的前世今生。

(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

沈府君阙